

论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性质

何毓灵

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)

殷墟刘家庄北地位于宫殿宗庙区以南约一千米处,东部与苗圃北地相邻。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,随着城镇建设的快速发展,相应的考古发掘也持续进行,特别是2006~2012年间多次大规模发掘^[1],发现的大型道路、沟渠、作坊、居址、祭祀坑、巨型灰坑、水井、墓葬等遗迹,对研究殷墟都邑布局、手工业生产、族邑形态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。

笔者曾就2008、2011年该区域内发现的青铜窖藏坑,结合水井内打碎遗弃的青铜礼器,指出窖藏坑与水井的年代均为殷墟文化四期晚段,窖藏坑原本是作为粮食的储藏坑,水井只为生产、生活提供水源。之所以在其中埋藏、遗弃重要的青铜礼器,与西周灭殷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,殷人面对汹涌而至的大军,仓皇之际,掩藏与破坏重要的青铜礼器是殷人的必然选择^[2]。

2015年8月,在刘家庄北地发现一座铅锭贮藏坑,出土铅锭293块,总重量达3404千克^[3]。本文结合此贮藏坑的发现、发掘及其与周边遗存的关系,对此坑的性质进行讨论。

一、发现与发掘

2015年8月5日,华北地区酷暑难耐。当日上午,笔者本要乘高铁直奔陕西宝鸡,与多位同仁汇合,参加一年一度的学术考察活动。但各种阴差阳错,最终未能成行。

下午刚上班,安阳工作站技师霍慧军向我反映,称有人举报,在殷墟南部约一千米的刘家庄北地建筑工地,挖掘机可能挖到文物了,现场有大量人员围观。听闻此言,心头一惊。该区域需要进行建设施工的位置,已于2008~2012年连续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,并无遗漏的可能性,咋会再出文物呢?

带着疑惑,我与霍慧军立即赶到现场。结果发现,施工单位未经申报,擅自更改、扩大施工范围,该区域从未进行过考古发掘。挖掘机已挖出南北长约80、宽13、深4.5米的大坑。从大坑的四壁上,明显可以分辨出大量的殷墟时期的灰坑、房基、墓葬等。其中两处墓葬的人骨已暴露在外。现场散落大量同时期的陶片、夯土墙坯等。初

步判断，大坑内的文化遗存已破坏殆尽。在大坑的东北部向东凸出的缺口处，堆积大量未被运走的土。近距离观察后，我发现土中除了殷墟时期的陶片、动物骨骼等遗物外，还有小块的金属物质，起初我怀疑是铜器残片，初步判断可能是殷墟时期的墓葬被挖毁了，里面随葬的青铜器可能被破坏了。

鉴于事态的严重性，我立即责令施工单位立即停工，并马上向安阳市行政执法大队、安阳市文物局、殷墟管理处等相关单位简要说明情况，要求相关人员立即到现场取证、处理。为了了解究竟是何种遗存，受到多大程度的破坏，我又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简单的清理。去除表面的虚土，暴露出来的文物让我大吃一惊。原来，施工人员在挖到这些文物后，他们也感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就再用挖掘机把挖出来的文物堆在一起，再覆盖虚土，这也是此处为何有虚土的原因。

随着虚土的一点点清除，一块块扁平长条形的金属物逐渐显露出来，上层是被施工人员重新堆放的，下面还有一部分保持原来的埋藏状态。凭借多年的发掘经验，我初步判断，这是一座金属窖藏坑，从金属的锈色、光泽判断，应该是铅。这些呈块状的金属正是青铜器铸造必需的铅锭。此地距东部殷墟时期的苗圃北地青铜礼器铸造作坊不足 400 米，属殷墟时期南部手工业作坊区范围内，此处发现铅锭的贮藏坑并不意外，但这却是殷墟发掘 90 年来首次发现。

在与施工负责人解释、说明时，负责人的一句话让人深感痛心，他轻描淡写地说，“这不就是像安阳钢铁厂里的废渣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！”很多人由于没有相关的知识，除了他们认为“值钱”的宝贝外，其他都不重要。

由于担心已有铅锭流失，且现场围观的群众太多，也担心之后的文物安全，我又不得不报警。等接待完最后一批到来的相关部门人员，已经晚上 9 点多。每个部门都称十分重要，高度重视，但如何处理，谁也拿不出具体措施。文物暴露在外，当晚与以后的文物安全由谁负责，大家都是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，不置可否！无奈之下，经与唐际根队长电话商量，把考古队的车辆开到现场，安排两名技师，另外找 4 名平时相熟的工人，当晚蹲守在铅锭边。安排妥当，已是深夜！

此后，经过数天的周旋，并考虑到文物本体的安全，最终安阳队决定进行抢救性发掘。要想全面了解铅锭的年代、性质等相关问题，很显然只清理被破坏的遗存是不够的。于是大体以破坏区域为核心，布设探方进行发掘，最终历时两月有余，共发掘 450 平方米。当时本人正在洹北商城韩王度东侧发掘铸铜、制骨作坊遗址，两处发掘区相距较远，无法兼顾，此项发掘工作后来转由唐际根队长具体负责。

二、铅锭贮藏坑基本情况

发掘清理后可知，编号为 H25 的铅锭贮藏坑北半部已被挖掘机挖毁，挖到铅锭后停止，因而 H25 下半部分保存相对完整。H25 被一条“路面凹凸不平的商代晚期道

路 L1”所叠压,东北部一角被不规则的灰坑 H19 打破, H25 自身打破了 H29、④、⑤及 H106。从地层及出土遗物判断,与 H25 大体同时的遗存有 F1、H18、H31、H17、H32、H38、H42、M13、M14、料姜石面、石子路、院落等。

综合分析,发掘区内,以房基 F1 为主体,四周分布有与之相关的院落、料姜石活动面、石子路、贮藏坑、灰坑、祭祀坑等遗存。

F1 仅存部分柱础,由柱网结构判断, F1 由东西并列、中间有隔墙的两个开间,以及西北部的附属建筑构成,编号为 F1R2 的东部开间南北跨度约 3.5 米,如果柱 1 与柱 27 为东界,则其东西宽度约 14 米; F1R1 为西部开间,南北跨度为 4.4~4.5 米,东西宽 3.3~3.5 米,其北侧墙体外还有廊柱,廊道宽约 1.4 米。F1R1 西部与北部还发现有柱洞,可能是亭阁之类的附属建筑,平面呈长方形,四角立柱,南北长 3、东西宽 2.2 米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该附属建筑内有灰坑 H18,平面近心形,西面宽、东南较窄,坑口长 1.7、宽 1.2~1.3、深 0.2 米。底部十分平整,坑壁似经过长期火烧形成一周较厚且硬的烧土壁,其功用不明。

殷墟手工业作坊区内,多发现有“长条形”的建筑遗存。刘家庄北地发现有制陶作坊、往东 300 米左右就是苗圃北地铸铜作坊,再往东是铁三路制骨作坊。这些作坊连成一片,甚至相互交织,被称之为殷墟的“南部工业区”^[4]。在工业区内,这种长条形的建筑较为普遍,它不同于用于居住的“四合院”式建筑,其主要功能可能与手工业生产有关。

F1 东部、南部的料姜石面、石子路、院落等显然是便于人们生产、生活、出行而构筑。

F1 南侧 3.6 米处为 H42,是一处残灶; 5.5 米处是 H38,坑底呈浅锅底状,底面为烧结面。推测可能与冶铸作坊遗迹有关。

F1 西北角外 5.5 米为一座不规则状的大灰坑 H17,南北残宽 2.6、东西残长 3.1、深 0.62 米。其底部又分别下挖形成 H31、H32 两坑。其中 H31 较为规整。坑底有一件残断的石璧,花纹精美。

H25 坑口平面近圆形,直径约 1.8 米;坑底略小于坑口,底部平整,直径 1.65~1.74 米,坑深 1 米。坑壁光滑平整,明显经过修整。

从未被破坏的坑体来看,坑口至铅锭层顶端,有厚约 0.5 米的封填土层,为内含黄土颗粒及少许炭并偶见陶片的灰色土。未经夯打,但土质密实。应是有意识封填坑口所致。

H25 内的铅锭只叠放到坑中部的高度,从清理的情况来看,先在坑底铺草编类物质,然后逐层摆放铅锭,铅锭与坑壁间有一定间隙。

从出土的陶片判断, H25 及其周边的一些灰坑年代为殷墟文化四期晚段。

三、铅锭贮藏坑被封存的原因

铅是铸造青铜器或铅器的重要原料。H25 内总重达 3404 千克的铅锭显然是贮藏的

原料。H25 距离东部的苗圃北地铸铜作坊也仅有数百米之遥，把铅锭统一贮藏，以备铸造时取用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为了能够随时取用铅锭，贮藏坑一定是可方便提取的。但实际上，贮藏坑被人为有意地封填了。

从简报可知，与 F1 大体同时，分布于其周边的灰坑中都回填有大量的与建筑有关的残块，特别是在 F1 西北部的几处大灰坑中，发现大量被烧毁的墙体及屋顶残块，而 F1 东南部几乎未发现。简报推测这是由于 F1 及其附属建筑是东南向西北倒塌所致。

在《殷墟刘家庄北地青铜窖藏坑性质探析》一文中，笔者指出，殷墟遗址内有许多被焚毁的建筑倒塌堆积，时间均集中在殷墟文化四期晚段之时，这种现象并非偶然，而是与周人灭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关。

与刘家庄北地四合院建筑 F35、F79 一样，与铅锭贮藏坑有关的 F1 也同样毁于大火。F79 东院内的窖藏坑 H2498 本用于存储粮食，但在其底部却放置三件青铜器和一件仿铜陶器。器物之上铺草掩盖，而随后的倒塌建筑残件直接叠压在铺草之上。这表明掩藏铜器与建筑被焚毁之间的时间非常短。我们可以想象殷人仓皇逃离家园的情景。

按道理，在 F1 倒塌之时，如果 H25 没有被封填的话，其上半部分同样会被填满建筑残件。作为储备铅锭的专门地点，为了便于提取铅锭，使用期间必然不会被用土封填。如此我们可以推测，H25 被封填，并非出于使用铅锭的要求，而是出于掩藏该批重要物质的需要。与 H2498 器物之上铺盖的草一样，既然在逃离时无法带走如此大量的原料，就地掩藏是不二之选。

注 释

- [1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：《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 2008 年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2009 年第 7 期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：《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 2010~2011 年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2012 年第 12 期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：《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》，《考古》2012 年第 12 期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：《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 44 号墓的发掘》，《考古》2018 年第 10 期。
- [2] 何毓灵：《殷墟刘家庄北地青铜窖藏坑性质探析》，《南方文物》2014 年第 1 期。
- [3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：《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2018 年第 10 期。
- [4] 何毓灵：《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》，《考古》2019 年第 6 期。